

## 访谈

# 经典作品可以触碰当代人的精神困惑

—访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王晓鹰

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王晓鹰导演的话剧《离去》即将于6月27日在国家话剧院剧场上演。该剧改编自美国当代剧作家奈戈·杰克逊的剧作《Taking Leave》，讲述一个老演员和她的三个女儿独特的生命体验。近十多年来，王晓鹰的作品立足两个维度：一是从外国经典作品中挖掘深刻的生命体验以及灵魂拷问的蕴涵，如《萨勒姆的女巫》《哥本哈根》《深度灼伤》等；二是尝试我们民族话剧审美气质、美学特征的现代化表达，如《霸王歌行》《理查三世》《伏生》等，进一步探索我们民族话剧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在两者基础上，恢弘大气的史诗叙事，极致化的戏剧冲突、精准细腻的情感表达、诗意完整的舞台呈现，成为近些年王晓鹰导演创作的风格标签和美学追求。那么，对于即将上演的《离去》，王晓鹰又会进行怎样的创造？他对当下戏剧创作、戏剧评论的思考又将为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在《离去》的排练间隙，本报记者对王晓鹰进行了专访。

**记者：**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选择了《离去》这个剧本？

**王晓鹰：**17年前，我在美国丹佛演艺中心第一次看到《Taking Leave》的演出，触动很大。该剧把表现的视角放在了人一生中晚年这个特殊阶段，无论从情节架构，还是情感表达上都非常的特别。回国后，我就找到吴朱红，希望她能把这部作品翻译过来。10多年过去了，剧本翻译出来了，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演出契机。如今，我们决定排演这部戏，有两个原因：一是整个社会正在进入老龄化，越来越多地涉及到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的话题；二是我从演员于是之晚年的感受和经历受到启发。在舞台上光芒万丈、深受观众敬仰的于是之，在《茶馆》的最后一场演出中忘词了。谢幕时，观众全体起立用热烈的掌声向他致意，然而，当他向观众鞠躬时，我们很强烈地感受到他心里复杂的滋味，既向观众告别，又向观众致歉。还有一次，在一个戏剧小品颁奖会上，于是之作为嘉宾请他上台颁奖，但他上台后却忘了自己的身份，以为是给自己颁奖，举起奖杯，鞠躬谢谢大家后就下台了。在我看来，阿尔茨海默症体现在演员于是之身上，就带有非常强烈的“戏剧性的悲剧感”。我们经常讲演员的“二元自我”，一个是他的自我意识，另一个是他扮演的角色。当一个艺术家走到于是之这样的阶段时，他往往分不清自己扮演的角色和现实，而这其中隐含的关于生命内涵的意义就特别值得挖掘。

**记者：**在对《离去》进行改编的过程中，有没有进行新的创造或者阐释？

**王晓鹰：**在原剧本中，主人公埃略特·布莱恩是一位对莎士比亚，特别是对《李尔王》有深入研究的“莎学”教授。改编后，我们把这个人的身份变为一位在舞台上演出“莎剧”，尤其

## 言论

## 你好，世界杯！

□溯 石

四年一度的足球世界杯无异于一个举世共享的盛大狂欢节，它为焦躁而庸碌的现代人提供了一个跳离日常现实烦忧的理由和机会。世界杯，有时成为划分人生岁月的辅助标点，是点缀在平淡生活上的锦绣花环。

世界杯永远在中国最炎热的时节抵达高峰，每四年一次流淌的滚烫汗水乃至泪水，都会为一个火热难忘的夏季作证。中国观球者在长达一个月的赛程中不是三更眠五更起，便是晨昏颠倒不舍昼夜，哪怕那其中连一个自己民族情感的直接寄托点也找不到，众多中国球迷却始终衣带渐宽终不悔，陶然忘我、纵情神游，似乎什么都不能挡住他们深广而博大的足球情怀。最为动人的是，无论哪一足球流派、民族风格，都能在中国找到无数知音，并能获得这些知音的深度理解和阐释。由此大约可以确证：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实在具有令人惊叹的多元中和、广纳八方的深厚蕴力。

世上美妙有趣的事物多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可以让人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入，进行各式各样的解读，从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位作家说：“如果我是外星人，我会选择足球来了解地球人……它浓缩着人间的所有消息。”

足球聚光之繁杂、内存之丰广，既可以寓示宇宙天地人生诸般可解与无解的奥秘，也有对世界潮流微妙隐秘的暗示。足球中所蕴涵的不同文化品格间的呼应与对峙、交融与转换，不同人性气质间的相吸与相斥、相生与相克，构成了足球文化最内在的核心，也成为足球世界杯魔力的根本源头。

每个国家、民族、地域的文化气质，总是或隐或显地镌刻在他们的足球风格中，其历史阴影与当今现状也常会在他们的足球征战中有所显像。足球世界中的种种潮流风貌，均可在人类文化的不同类型中找到对应，足球风格的流转变化，也无不牵系于文化品格间的不同排列叠映。

足球可以抵达人类心灵的幽深之处，可直击每个人性格的靶心，因此观球者各有怀抱，各有寄托，所爱趋同者易成知己，志趣迥异者难免话不投机。了然一个观球者所关爱的球队球星、所偏爱的球风球技、观球习性以及迷恋倾情的模式，便足可据此画出一幅传神的人物个性速写。

足球比赛的超级现场魔力则来自于它的“戏剧性”，有时足球能将戏剧性的震撼力推演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戏剧本是一种“精神生活与集体生活”的仪式，而足球正是现代人所确立的另一种令自己激情澎湃的集体仪式，戏剧的很多功能甚至早已移注到了当今足球的躯壳里。可以看到，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戏剧情境及演出盛景常常在现代足球的热潮中得

以复现和延续——足球场的形制与古代圆形剧场多么如出一辙，球场里癫狂的旗海人潮完全可以幻化为古代酒神祭奠中看台上涌动的观众，身怀绝技的球队球星正似当年万众瞩目的军队与演员。近似的时间长度与空间结构，使得足球比赛常常也有着与戏剧近似的铺垫、展开、高潮、收尾的节奏过程，而发达的现代传媒提供的丰富资讯，更为现场比赛提前铺设了充足的戏剧情境，造成了任何虚构作品都无法攀比的超越了戏剧的“悬念”。英雄与小人、天才与懦夫，是剧场、赛场不可或缺的基本人物构成，一波三折、跌宕起伏，都是其吸引观众的共同剧情，角色、球队间的矛盾冲突不仅体现为技艺的角逐，人格的碰撞，有时也会演绎成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人愿与天意的抗衡，人类种种美丽与丑恶、崇高与卑俗、突破与困境，由此获得了荡人心魄的展示。

足球世界杯正是一种伟大的人类游戏与人生模拟。对于多数只能守在电视机旁收看转播的观众来说，连续观看或关注世界杯比赛，更像是在一段时间内集中阅读一部引人入胜的章回小说或收看一部悬念迭生的电视连续剧，往往一旦被开头吸引便会深陷其中。与阅读和观剧相同的是，“命运”也是足球的永恒主题，相异的是，足球场上呈现的是未经编写演绎的一幕幕纪实的人生活剧，因此读书观剧过程中观众大致不失理智，而足球场上伴随着命运之跌宕无常而常现群情沸腾、手舞足蹈的疯狂景观。“性格即命运”，优秀作品中的人物均会按照其性格发展逻辑走向令人信服的命运结局，而经典的足球比赛也同样会自然呈现符合球队球星风格逻辑的胜败结果，足球比赛虽赞美胜利的花环但决不嘲笑失败的英雄，但阴差阳错常令壮士扼腕长叹，时乖命蹇亦使英雄泪满襟，天时地利可让庸才坐收渔利，强取豪夺亦可让小人得志，最终或是美被毁灭，或是丑被撕破……这些常演不衰的人生故事，最终都将定格为一幕幕悲喜劇。

无论经典的作品还是精彩的比赛，最终都有曲终人散的时分，不管多么伟大的名伶与伟大的球员，都有英雄迟暮的一日，一场戏剧一部传奇、一场足球，不管曾让你抛下过多少欢笑与眼泪，也终会幻景般逝去。虽然同作品有优劣之分一样，比赛也有多姿与乏味之别，但不可否认的是，足球为现代人提供的这种更直接、更刺激，甚至更丰厚更有趣的集体游艺方式，常常会使那些品质低劣、无病呻吟、故作高深的肤浅文艺相形见绌。当今一场激情恣肆、深藏韬略的足球赛事，所能引发的人生感悟、审美愉悦，甚至赛后喷涌而出的精彩评论，都远比一部拙劣庸常的文艺作品要鲜活生动、深沉有趣得多。

扮演李尔王非常出色的演员。剧中，三个女儿的关系跟《李尔王》中三个女儿的关系有些暗合，特别是三女儿，埃略特给她起的名字就跟《李尔王》里三女儿的名字一样，都叫考狄利娅。改编后的《离去》，对于戏剧矛盾冲突有着更为极致的体现，人物性格的呈现也更为丰富。全剧将在埃略特·布莱恩与自己外化出来的“影子”的彼此游离审视、埃略特·布莱恩与三个女儿的隔阂至交融这两条叙事脉络的基础上，以独特的“戏中戏”形式呈现《李尔王》经典段落，借以暗合的人生境遇，回望一个出发太久、飞得太高而有些疲乏、有些愚钝的灵魂，探讨人与人、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三个问题下接纳与改变的心灵选择。

**记者：**在您眼中，“离去”意味着什么？对“离去”意义的追问，是否也与当下我们的生存境遇有所呼应呢？

**王晓鹰：**“离去”是人的清醒的自我意识、对于现实判断的理性渐渐离他而去的过程，探讨的是如何面对一个正在老去的生命，一个进入了黑暗通道的人。这其中就有很多错位和混乱，这是正常人生中感受不到的。我们希望这部作品能让观众对这个过程有所思考。此外，该剧的现实层面是三个女儿如何面对、接受、理解父亲的状态，她们都有各自的生活困扰、弱点、逃避，尤其是三女儿，还是一个酗酒、吸大麻、叛逆的问题青年。最后，正是这个三女儿对她的两个姐姐说，父亲完全不像我们的父亲了，你们不理解他，是因为他的生活规则跟你们是不一样的，他进入了自己的世界。这里，三女儿说出了非常重要的东西：当你的亲人得了阿尔茨海默症时，要进入他的规则，去理解、面对他，而不是要求他在你的规则里。《离去》讲述的不光是对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生活上的关注，更重要的在于，要让观众真实地感受到家庭关系的微妙、复杂，感受到亲情的触动。“离去”的意义有很多，如果通过这个故事能让人思考和回味，并且珍惜将要离去或者已经离去的人，那《离去》就成功了。

**记者：**从《萨勒姆的女巫》《哥本哈根》到《理查三世》，您执导的很多国外作品都是世界戏剧史上的经典剧目。面对这些作品，我们经常会听到“以经典的方式演经典”和“经典需要新解”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对此您是如何认识的？当下来我们对经典的改编存在哪些问题？

**王晓鹰：**我们现在“以经典的方式演经典”太少了。大部分的戏剧舞台上，经典作品中的深刻性能够传递给观众的价值并不多。我不反对对经典的新解甚至解构，而是希望它能跟我们的现代社会生活有所呼应，要首先对经典有理解、有感悟。国外在经典的现代阐释方面已经进行了丰富的实践，各种各样的开掘、呈现非常多，它们在改编中的新发现、新思考对熟悉经典的观众而言也有新的意义。但另一层问题随之而来，

□本报记者 徐 健

到底有多少新的理解和开掘跟当下的社会有共鸣、有碰撞，改编者自己的真知灼见又在哪里？以《理查三世》为例。当初在排练时，我很忐忑，也听到不少质疑的声音，但当我把它带到英国后发现，国外的戏剧根本就没有苛刻的文化语境：莎士比亚原来是什么样子的，你怎么改成这个样子了。多年来，他们更多关注的是还能从这部作品中挖掘出什么，还能跟我们的现实产生怎样的联系。他们对这部分内容很感兴趣，就想看到今天的生活和理解。

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我们的经典向社会传递的东西远不够，可以留下的经典作品、能够让观众理解其中戏剧性内涵的作品太少了，而浅尝辄止、时过境迁的创作太多了；另一方面，如果想让经典跟现实发生碰撞，创作者的挖掘深度跟经典本身的深刻性应该形成对话，但这种能够体现经典当下性的对话恰恰是我们比较缺失的。

**记者：**“剧本，一剧之本”。时下优秀原创剧本的缺失已经成为制约戏剧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您选择剧本的标准是什么？您认为制约当下剧本创作的问题何在？

**王晓鹰：**好的剧本应该具有穿透时代的眼光，撞击人性的力量和丰富的生活体验。这些在我排练的国外经典剧目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果说我们现在的创作出了问题的话，就是太被眼前即时性的效果束缚住了，太看重怎么能得奖、怎么从票房上获得收益，一味简单地呼应社会需求、评奖需求，而忽视了艺术需求。简单的追求势必会弱化创作者向更深的社会理解、人性深度开掘。现在，我们通过不断地呼吁、推出各种工程、建立奖励机制等方式，就是希望能够有的作品留下来，但真正诞生好的作品、工程、机制并不是唯一的，主要还是能不能鼓励创作者不去被太多眼前的东西束缚，放下包袱进而创作出更深入时代、心灵的东西。那些真正的“经典”之所以能成为经典，都是被时间选择的，与其同时代的作品肯定不在少数，但很多都被淘汰掉了，之所以留下了，就是因为它的创造超越了那个年代特定的社会现实、文化环境，深入开掘了更多时代、心灵、人性的东西，解答了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下人面临的精神困惑。

**记者：**在新媒体平台上，任何人都可以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的观感、分享、转载符合自身喜爱的评论；与此同时，这个平台也催生了一些匿名评论写作者，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作为创作者，您关注新媒体上的戏剧批评吗？如何看待新媒体时代戏剧批评发生的变化？

**王晓鹰：**新媒体时代的戏剧评论有一个好处，就是让人都变成了“批评家”。我经常留意发表在新媒体平台上的戏剧评论。比如《理查三世》演出时，我就很关注网络上的观众对这



部的看法，因为他们根本不会顾及创作者的“感受”。记得1993年，我去俄罗斯时，当时知名的戏剧批评家留比莫夫说过一句话：“我们有时甚至会避免跟那些艺术家成为朋友，以便我们能进行客观的批评。”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新媒体上的一些戏剧评论也许正是因为缺少了“朋友”这层关系，一些真实的东西往往能够出来，但是新媒体评论的随意性、匿名性也使得这些评论本身缺少约束而带来两个问题：一是评论者的身份模糊，有些评论者完全是凭借自己的感受做判断，对戏剧并没有深入的了解，仅仅用手中的“话语权”，在新媒体上传播、制造话题；有些评论者并没有长时间的观剧积累，却自己摆出了权威批评家的位置，结果影响了接受者对剧作的判断。二是评论者的立场游移。一些网络评论者在他的“匿名批评”中似乎并没有一贯的、客观的价值观和评判标准，往往观点变化幅度非常大，有时是毫无原则地吹捧，有时是过度激烈地批评，而此时的“匿名”则让他可以无所顾忌，于是批评就缺失了必要的自我约束。

**记者：**在您看来，戏剧创作与戏剧评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王晓鹰：**两者应该是对话关系。我们现在的某些戏剧评论缺少对所评论作品和创作者的真正了解。如果只是写写观感、报道、推介，并不能成为真正的戏剧评论。我期待的戏剧评论要有犀利的眼光，要有艺术的感受力、判断力，要真正了解创作者和作品。在此基础上，才能写出有真知灼见的评论。戏剧评论最忌讳的心态就是“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戏剧创作是一个从个人出发的艺术行为，评论者一定要明晰自己的角色，毕竟不是“你”，而是“他”。

## 我们的中国梦——全国优秀艺术作品展览

### “布艺霓虹”滕氏布糊艺术展在京开幕



花鸟人物神形兼备，气韵生动，惟妙惟肖；时令果蔬娇艳欲滴，美轮美奂，巧夺天工。无论小雀鸣虫、衣冠发式，无论云霞火焰、雕梁画栋，每一幅作品都是匠心独运，精雕细琢，每一处细节都是一丝不苟，纤毫毕现。6月12日，享有“中华百艳，华夏一绝”的滕氏布糊艺术展在中国文联文艺家之家展厅拉开帷幕。

参展的滕氏布糊作品分为佛教、民俗、花卉、戏剧、九龙壁、书法等六大部分，91件展品。滕氏布糊是河北丰宁民间艺术家滕腾发明的新画种，创作技法集绘画、雕塑、堆绣、唐卡、剪纸等工艺之大成，用料讲究、色彩绚丽、操作细腻、画面逼真、取材广泛。有油画透视之效果，但不失国画之特点；有工笔之观感，又具有写意之风格。一画作成，须经绘样、分解、制版、整型、配料、布糊、组装、装饰、成画等12道手工工序。用料繁多，以绫罗绸缎等面料为主，其他如木料、纸板、海绵、绢花、首饰等多达百余种。代表作有《龙凤呈祥》《天下第一布糊寺》《凤凰宝相瓶》《大威德怖畏金刚》等。

6月10日，马来西亚华裔钢琴家克劳迪娅·杨在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首次向大众演奏了《红楼梦》钢琴协奏曲片段。这部钢琴协奏曲是由克劳迪娅·杨创作，根据中国作曲家王立平为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所作的音乐，携手匈牙利作曲家久洛·费凯特共同创作的中国题材的钢琴协奏曲。

在钢琴协奏曲《黄河》之后，鲜有其他有影响力的中国题材钢琴协奏曲作品面世。克劳迪娅·杨经过思考和创意，决定将王立平为电视剧《红楼梦》所创作的音乐改编为钢琴协奏曲。她从2011年开始“海选”作曲家，先后与俄罗斯、奥地利、匈牙利、瑞士等多个国家的知名作曲家沟通、协商，最终确定邀请现任匈牙利李斯特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作曲家久洛·费凯特执笔，与她共同完成此作品。经过一年多的创作，《红楼梦》钢琴协奏曲于今年5月5日完成。

作为该作品的出品方，新绎集团一直鼎力支持中西方国际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同时也特别注重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推广。新绎集团负责人表示，《红楼梦》钢琴协奏曲，一是填补了30余年来国际古典音乐界缺少有影响力的中国钢琴协奏曲的空缺，二是通过国际社会广为理解的音乐语言，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诠释锦上添花，以音乐语汇向世界推广中国的文化精品。据悉，《红楼梦》钢琴协奏曲世界首演音乐会将于9月21—25日在北京举行，随后，将进行为期3年的全球巡演和宣传推广。

(任晶晶)

## 话剧《死无葬身之地》研讨会举行

### 让经典中的经典炉火纯青

中国国家话剧院经典保留剧目《死无葬身之地》专家研讨会在京举行。《死无葬身之地》于5月2日至18日在北京国家话剧院接连上演16场，这也是该剧继17年前首演后的第三次复排演出，冯宪珍、韩童生、王卫国、徐卫、李梦男、李晔、王楠等原班演员悉数回归，演出票更是提前半月便已售罄。随着时间的推移，专家们结合当下戏剧现状对这部跨越了17年的“老戏”也产生了新的认识。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谭霈生将《死无葬身之地》称作是“经典中的经典”，“因为不仅其剧本是经典，导、表演艺术更是经典。能够看到这样一部作品是我的幸福，也是一种奢侈的享受。这回第二次观看，我发现相比17年前整个剧目更加完整，对萨特剧作内在的情感意义也体现得更加充分。”戏剧评论家童道明表示：“这次看戏时，我着重于体会与17年前有什么不同感受。比如索比埃被兵团士兵押解下来时，他在栏杆上一靠，说：‘现在是我父亲为他的卷心菜浇水的时候了。’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一句话却能震撼你的心。”与会者认为，该剧在打破生活所谓的惯常性以及冲破生活表面的纷繁后产生了一种净化的力量。观众在看戏时会出现“休克”状态，从而跟导演和所有演员产生一个呼应。《死无葬身之地》带来了经典所应有的力量。

中国国家话剧院于2013年8月以查明哲导演话剧“战争三部曲”的《纪念碑》开启了剧院的“保留剧目制”。今年又复排了该系列作品的《死无葬身之地》，旨在将剧院新创剧目、合作剧目和外国经典剧目在中、英、法三国话剧院大小剧场和国话先锋剧场等“一大二小”三个剧场里进行常态化的轮番演出。与会者认为，优秀的保留剧目能够像一座艺术的标杆矗立在当下中国戏剧的舞台上，明确地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经典戏剧，有利于揭示并匡正中国戏剧创作中的种种弊端，它不只是停留在书本上的理论，还可以在舞台实践上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保留剧目制绝不仅仅是几部外国经典作品，而应该是丰富的、完整的、具有包容性的一批作品。

(王雨晨)